

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

湖南文艺出版社

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

路 丁 著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1,000 印张：4.25 印数：1——50,000

书号：10456·181 定价：0.75元

新书目：86—20

题 辞*

啊，年轻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有橘树的作风。
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也不故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决不胡思乱想。
你赤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
我愿和你，永做个忘年的朋友，
不挠不屈，为真理共同奋斗！

.....

郭沫若

1958年6月

• 引自郭沫若致本书主人公的信。

目 录

题辞(郭沫若)	1
引 子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28
第三章	55
第四章	78
第五章	98
第六章	114
附：陈明远诗词	129

引 子

几年前，我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N.J.学院工作并进行学术交流。我从事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跟美国人文科学和文化艺术界没有来往。我的实验工作异常紧张，几乎无暇参加社交活动。

有一天，我跟往常一样，很早就来到实验室。大楼里一片寂静。我刚开了门，还没有放下提包，就听见电话铃响了。是谁一大早就来电话？这可不太合美国人的习惯。是不是有急事？我迅速走过去，拿起了话筒。

“哈啰，请问路丁先生在吗？”电话里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乡音——中国口音，使我这个远离祖国的人感到了亲切。

“我就是。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W先生。我很关心祖国的计算机科学与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方面的进展，在这个领域，陈明远先生发表过很多高水平的论文，我很敬佩他的学识和见解。听说您跟他非常熟悉，我很想请您谈谈陈先生的近况。您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来纽约？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位朋友也都十分敬佩陈先生，我们一起在唐人街见面，行吗？”

以后几天，我又接到美国文化界另外一些友好人士的电话，也是约我见面介绍陈明远的近况。我的科研任务特别繁忙，因而会面的日期一拖再拖。最后，实在是盛情难却，作为陈明远的亲属，我终于答应在一个周末去纽约市区参加聚会。

我来到了著名的唐人街。环顾周围，一切都似曾相识，仿佛

故里重游。我匆匆地按照W先生的寻路指南，顺利地找到了预订的S饭店。大家坐定后，话匣子也就立即打开了：

“国内近来在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方面的文章很不少，但是，我最欣赏的是陈明远先生的论文。他有独创的见解，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他原来从事数学，现在搞计算机和数理语言学，基础雄厚，得心应手。中国有一批象陈先生这样的人才，现代化必有希望。”

“陈先生的著述，凡是我看到的，包括中文本和英文本，我都把它们收录在纽约图书馆，以便推荐给广大读者。”

朋友们的称赞和美好的祝愿，使我体会到了海外赤子的一片竭诚之心。我陶醉在友谊的欢乐之中，竟然没有注意到话题已转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

“十年浩劫真是可恨可悲啊！我们这些海外华人都不堪回首，更何况你们这些身临其境的人呢？”

“陈明远先生能写出这么多论文，看来他在十年动乱中没有受到影响。”

“那么多知识分子妻离子散，到农场去劳改，陈先生还能继续搞科研，真是太幸运了！”

“陈先生没有吃到苦，是不是受到了特殊照顾？也许是有人保护他，或是他有什么后台？”……

这番话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那些空前残酷的岁月。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四壁贴满了大字报，毛笔写着的“陈明远”三个大字，上面打着腥红的大×，倒挂在那儿。一群双眼凸暴的妖魔，朝他挥动拳头，毒液向他喷溅。一片震耳欲聋的吼声：“打倒‘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分子陈明远！”……我闭了一下眼，一切又都消失了。面前是朋友们期待我回答的目光。我回避了他们的问题，只是说着：“是啊，他也是十年动乱的幸存者。

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悲剧已经过去了，再也不能让它重演了！”我们举起杯：“为祖国的现代化，为我们的友谊，干杯！”“祝陈明远先生获得更高更大的成就，干杯！”

谁能想得到陈明远竟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剧的主人公呢？

.....

第 一 章

慷慨狱前辞难友

依稀梦里见慈亲

——田汉狱中诗

岂向瑶台寻旧梦

还从烈火识真金

——本书主人公诗

这是一场绵延十二年之久，牵连全中国的大冤案，是一件扑朔迷离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奇案。在那么多知名的诗人、作家、学者被残害、被虐杀的浩劫期间，这一场血腥文字狱的主人公竟能够两度死而复生，幸存下来，潜心从事科学发明和文艺创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诗词”。由于一种微妙的巧合，这事件竟跟“亿万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神圣名字联在一起。未来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肯定会怀着极浓厚的兴趣回顾和发掘这一段传奇般的史实。

出版史上罕见的流传极广的诗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共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栏全文刊登了《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和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首次接

见了百万造反派和红卫兵。从此，熊熊烈火便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国土上燃烧起来了。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不明真相而被煽动成“火眼金睛”的红卫兵们，挥动双拳，高喊着这个口号，以“破四旧”为名义，肆意冲进了成千上万人的家庭。大浩劫的疯狂年代，是由吼声、杀声和泪痕、血痕混合而成的。

人们的生活深深地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一切文艺刊物全被查禁，文坛诗坛一片恐怖的沉寂。尽管如此，中华民族热爱文化、热爱诗词的传统天性是无法扼杀的。最早出现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谁也搞不清楚究竟来源于何处，但它们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来，好象久旱后的春雨，荒漠中的甘露，滋润了无数人的心田。从北京到边疆，从延边到西藏，甚至在海外华侨中间，人们如饥似渴地争相传抄和翻印。各种手抄的、复写的、油印的、铅印的、胶印的……令人眼花缭乱。《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民间版本之多，流传之广，在出版史上堪称罕见！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在北京大学，《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就有十几种版本。不仅中文系、西语系这些文科专业，就连数学系、生物系，也都争相翻印。全国各高等院校、文化单位，几乎没有一处不在流传这本诗集。

下面仅摘录几个片段来说明《诗词》在当时的传抄情况——

有一位北京的作家在回忆中写道：“我是个酷爱诗词的人。‘文革’狂飙袭来之时，古今中外的诗著均在扫荡之列。唯一可以吟诵的，就剩下‘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毛主席诗词了。可是，一九六四年公开发行的《毛主席诗词》只有三十余首，少得可怜！于是，一听说他老人家还有不少诗词散佚民间，尚未发表，便四处寻觅、搜集，奉若至宝。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前夕，一册《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传到了我所在的机关。这

个油印本共收诗词二十四首，其中包括当时已被证实确系毛主席所作的《重上井冈山》和《八连颂》……‘两报一刊’社论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全都用黑体标出。其用意，无非是说：这些话‘一句顶一万句’。而‘天下无难事，只须肯登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便是在‘两报一刊’社论里经常以黑体出现的、业已家喻户晓的名句。既然这两首是毛主席写的，那么，其余的二十二首，也完全有可能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请看看这些句子——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贾日长虹应起舞，笑看人字出乾坤。

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邪魔让寸分。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已有后来人！

我性从来便乐天，愁云过眼散如烟。移山何止公一己，填海呼来鸟万千。

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道，堂堂铁打是英雄。

风欢啸，云漫舞，海长鸣。愿身溶入大海，日夜尽奔腾。

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偏向悬崖攀绝峰。仰头望，把红旗高举，直上云中！

……

这气派，这神韵，决非凡人所有，与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诗词》何其相似！作为一个阅世未深的热血青年，我不仅坚信了，而且因为一笔字还不算差，便在同事们的热情推举下，刻写蜡板，亲手翻印了《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这本诗集当年究竟有多少种版本，恐怕谁也无法统计出精确的数字来。”

湖南一位教师回忆道：“‘文革’中，我反复吟诵过《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我把它和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同样认真地学习，仔

细地体味，且能全部背诵，常加引用。同时，我还是一个热心的转抄、翻印者，为之广泛流传，四处散发，并与同志们深入钻研，座谈讨论，探索一孔之见，抒发一得之功，着实招徕了不少听众。……”

山东一位编辑回忆说：“本人曾在‘文革’中得到一本《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共三十七首。小册子的说明中印有：‘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收集的未经正式发表过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翻印出来供大家参考’。当时我们欣喜若狂，几乎天天背诵。……”

哈尔滨一位文艺评论家写道：“在传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热潮中，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正在嫩江劳改农场作苦役。我，还有北大、北航、师大的一些被关押的教授、学生，也在传抄这些诗词。没有纸，也要用探监时带入劳改农场的包装纸抄写……”

浙江一位读者来信说：“我本来就是读中文系的，对文学艺术有特殊的爱好。我也是毛主席诗词的狂热传抄者。即使在武斗时期也并未停止。我还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工整地抄录在一个本子上，当时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天津市一位退休干部说：“‘文革’中，我置身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得到一本《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共有二十五首。其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篇，后来被正式发表。其它二十余首未曾见报。这些诗词，我非常欣赏，至今我仍保存着，时而翻阅诵读。”

……

以上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已充分说明了当时《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在那狂热的年代里，人们把对领袖的崇拜和并愿为之赴汤蹈火的激情都倾注在大字报中，而大字报的开篇与结尾无不以引用几句毛主席诗词而增添光彩。甚至在许

多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的巨幅标语，都写着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这又如同火上添油，使得这些小册子不胫而走，加速了它的传播速度。从都市街头的大字报栏到山区工厂油渍的工作台旁，到处都在传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由于许多印刷厂除了赶印《毛选》和《语录》的“政治任务”以外，无事可干，于是人们手头上开始出现了铅印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而且越印越精致，简直可以跟正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相媲美。

但是，谁曾想到，这二十几首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有许多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创作！而由此，竟酿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文字狱，至今仍引起全世界的注目！

谁都没有想到

一九六六年秋天，这股传抄、翻印《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风潮，也刮到北京西郊的著名科学城——中关村。这里到处是绿树掩映的研究所和实验室，远离繁华的闹市和嘈杂的工业区，它一直是自然科学家们的乐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党中央宣布保护自然科学工作者，中国科学院直接由周总理负责。因此，正当全国开始动乱的时候，当北京城里到处都激荡着“造反有理”的喧嚣声时，中关村总算还能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科学工作者们照常地上下班，除了增加“天天读”政治学习以外，还能进行实验，承担研究任务。图书馆依然一片安宁。

一天夜晚，声学研究所科技阅览室里灯火通明，几个青年科研人员正在认真地翻卡片，查找资料，一切显得分外静寂。两位见习生正分工刻写蜡板，准备翻印《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他们在校对时发出了轻微的吟哦之声，越念越抑不住激情奔放，干脆朗诵起来。

七律·别友人

花种安能伴井蛙？雄鹰带我海天涯。
血飞星岛镇狂浪，汗涌塔丘化碧霞。
风暴险关思闯道，冰封绝顶要开花。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水调歌头·海上游泳

仰首红霞曲，侧眼碧波平。晶华随我飞溅，畅快一身轻。穿过浪纹阵阵，迎得光华涌涌，心内洗通明。龙塘水何处？我亦是龙生！……

这声音惊动了正在查阅资料的陈明远。他越听越觉得奇怪，咦，这不是我写的诗词么？

这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走到两位见习生旁边，诧异地悄声问了一句：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在翻印什么材料？”

“你瞧！这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刚从北京大学借来的。”一位见习生虔诚而又神秘地回答。

“这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不太象吧？”

“不象？若不是他老人家，谁能写得这些气势磅礴的光辉篇章？！”

面对这样不容置疑的反诘，陈明远不吭声了。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副浅度近视眼镜，仔细看了看那本从北京大学借来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共有二十多首。他按着标题一一看过去，数了一下，其中竟有十来首是他近几年的诗词习作。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明远惊呆了！

诗言志。照理说，一个诗人的创作能在读者中间广为流传，被人们热情地抄在日记本上，被不相识的朋友反复吟咏，就好比

高山流水识知音，是最令人欣慰的乐事！是啊，哪个诗人不喜欢听读者朗诵自己的诗篇呢？然而，此时此地，突如其来看到自己并不曾想要发表的习作，竟会被误认为“毛主席诗词”，受到人们交口称赞、顶礼膜拜，那又是怎样一种未尝体验过的复杂感触啊！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怪事。怎么办？凭着科学工作者的求实精神，也凭着诗人的责任感，他在踌躇片刻之后，终于一板一眼地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里面，有十来首并不是毛主席写的，而是……”

“你怎么知道？你凭什么说这话？”一个见习生仰起头来，有点愤慨地质问他。

“因为这十来首诗词，本来是我写的……”

“是你写的？！”

“你写的？！”

“你？！”……

好象一声闷雷在室内爆炸，周围几个人都“嗖”地一声站了起来，向他投来了惊异的目光。

“是我前几年写的。但我并没有想要把它们发表啊！”陈明远发窘地重申，“别人肯定是误会了。”

“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谁会想得到又冒出这样的奇人奇事呢？

幸亏在场的几位都是对陈明远比较熟悉和了解的好朋友。他们并没有往坏的方面多想，只是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一刹那间，大家怀疑陈明远是不是发了疯？但他毕竟没有一点儿疯相。

“看来应当向领导上反映，把这件事情澄清一下。”一位比较稳重的同事老王诚恳地说。

“对！明远，咱们赶紧到院部办公室去！”另一位很机敏能干的

好友说，“今天在场的各位，请你们暂时都不要透露这件事，等待上级把问题搞清楚再说吧，免得把事情弄得复杂化了，好吗？”

大家模糊地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但他们都相信陈明远的为人，这是个一向埋头科学研究、从来没有招惹任何是非的年轻人，里里外外一片透明。他们都默默地点头。

两个朋友赶紧把陈明远拉到门外，紧张地又问一遍：

“明远，真是你写的？”

“真是我写的。”陈明远一口咬定，神态很正常，“但却不是我自己传抄出去的。前几年只有少数几位老师和朋友知道我写的诗词。”

“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事？”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这可不得了！你捅了一个天大的漏子！”

“天大的漏子？”陈明远自己却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可不是吗？这《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已经到处都在翻印和传抄。如果有人想坑害你，那是轻而易举——就告发你‘伪造最高指示’，你能辩白得清楚吗？”

“最高指示”四个字，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其实，也就是封建社会“圣旨”二字的翻版。陈明远一听事情会这么严重，急了：

“那怎么办呢？”

“走！咱们连夜赶到院部去。只有立即向领导机关说明情况。否则，万一事情闹大了，你~~就得不偿失了~~。”“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陈明远和这两位知心朋友~~乘三轮车到~~学院办公厅，找到了值夜班的滕大姐。这时，~~院部机关因为开展~~运动已经濒于瘫痪，但是滕大姐仍然忠于职守。

陈明远见到了相识多年的滕大姐，冷静了下来，简单扼要地说明了情况。滕大姐同情地望着他，考虑了一会儿，说：

“你应该把这些情况都如实地写下来。我帮你立即送到国务院办公厅，转交周总理，最好由他亲自处理。同时一式两份，再送中央文革小组。你不要着急。但是今后要特别谨慎小心。”

“我还应该把这事儿告诉郭老师和田老师。”陈明远说，“可以请他们作证……”

滕大姐朝他看了一眼，叹了口气。都什么时候了？田汉老已经被“批倒批臭”，郭老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北京大学内部，贴了郭老满屋子的大字报。……滕大姐摇摇头，沉着地说：“这件事不同一般，只有请周总理亲自处理。科学院的工作目前直接归周总理管，他有联络员分工负责。你们回去可千万不要声张了。多干活，少说话，更别再公开露面。看来只有等周总理把你的信批复下来，才能保护你！”

……

半夜了，陈明远跟他的好朋友们才一同往回走。滕大姐在窗口透过朦胧的月色，目送着他们的背影。她回忆里闪过了少年时代陈明远活泼天真的形象。那时他的胸前还系着红领巾，跟郭老、田汉、白杨、叶以群一起，站在绿荫下的花丛之间，相视而笑，拍下了一张又一张欢乐的照片。那是把梦想与生活，诗歌与戏剧、艺术与科学、老者与少年、鲜花与果实交织在一起的美好画面啊！但是，前些时候郭老特地嘱咐过叶以群，也嘱咐过她和一些有关的同志，不要再让别人谈起陈明远跟文艺界这些前辈的亲密关系。她明白，郭老早已经预料到文坛的灾变，他要尽力保护这个小朋友，消灾息难，逢凶化吉。

狂风突起，灰沙弥漫，一直扑上夜空，遮蔽了一轮秋月。滕大姐眼前发黑，心中一沉，——她也预感到了不祥之兆。